

釋

家

下

清·马骥撰

釋名

下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绎 史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扬州市凤凰桥街)

扬州市古籍书店发行

金坛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2.875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300

广陵编号: 026

定价: (精装上下册) 120.00元

晉卿廢典上

更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獲晉獻公賜趙夙耿

緯史

卷八十七 晉卿廢典

一

詩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撝撝女手可以縫裳要之繇之好人服之好人撝撝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編心是以為刺 彼汾沮如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黃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其實之酸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說子曰園有桃其實之酸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聞有棘其實之實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說哉子曰園有桃其實之酸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師彼岐兮瞻望父父曰嗟予行役風夜無已上慎旃哉無來無止則使祀於廟母兮母曰嗟予行役風夜無繼上慎旃哉

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頌而裁猶來無祀 十畝之閒今桑者閑閑今行與子還今十

畝之學今桑者泄泄今行與子逝今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

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輅兮實之河之

側今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

滑今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鄂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緯史

卷八十七上

二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國無政則亂亂則無政則亡

無德以將之 汾沮如刺也其君貪以能勸刺不得也 園有桃則時也其君貪其君而

小而迫而貪以能勸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師嗟予行役思念父母

也國迫而數侵則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則時也其君則小民

無所告也 伐檀則食也其在能言而無功而受祿者乎不得進也 碩鼠則食也其在

其君重穀食於民不使其食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則食也其在能言而無功而受祿者乎

其在平桓之也師氏曰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王之十七年止五十六年開耳

左傳 閔公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

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

以使人必逆之固詰詰之歟以屈爲不屈詰詰于公以爲如于

事乃行於豎三不化點牙請人
式也行二八化走一化請

左傳

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國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毀今陽子之貌濟其言置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漬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漬

釋史

卷八十七上

五

也今陽子之情譏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左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

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汾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遂致諸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警且聞且警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以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

釋史

卷八十七上

六

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左傳

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葦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國語稱人以殺

有罪也鄭文黑也

宣公二年

初麗姬之亂詛

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

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

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旌車之族使屏季以其

故族爲公族大夫國成元年十五年賜趙氏爲公族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公三年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率朔韓穿荀驪趙旃皆爲卿

賞牽之功也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

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

祭其得已乎祭之明日而亡年八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

繹史

卷八十七上

七

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

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

之祿夫豈無辟土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

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

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嗣於帝矣墮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

彼良醫也懼傷我爲逃之其一曰居首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至曰疾不可爲也在首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

欲麥使何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

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

爲殉

史記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

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

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

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

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

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八

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

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

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

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

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

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

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

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願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

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及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行入面，曷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繹史

卷八十七上

九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

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按左傳趙氏之難起自莊成公八年，即晉景公之十七年，是年已有趙武無道服趙孤之說也。史遷好奇，每存異說，而事與年推尋皆相背。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而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駒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十

左傳：公三月初，日季使過冀，見冀缺，勸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絲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使舍於冀野冀缺其妻懷之敬相得如賓從而問之冀之子也與之路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誠其前惡是故棄之刑也殛絲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

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

士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士

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犖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十三年春晉侯使卻綽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之十四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也年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五 晉三卻害伯宗謂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繹史 卷八十七上

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憇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左傳十六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以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國語晉既克楚於鄆使卻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

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曾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舉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

繹史

卷八十七

七

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令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底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倣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

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奇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餘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卽讎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此卽內傳所謂驪駒曲折逐之郤大驪駒其狀如兒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犢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

繹史

卷八十七

七

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輪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譽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左傳

年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國語及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侈而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有劉夫以應勝者猶懼久之而浮驪乘平昔多私今以驪驪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

語犯卻驥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驥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及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繹史

卷八十七上

五

晉侯炎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憚矣高位寔疾債厚味寔脂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逆則誅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郕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皆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卻驥與長魚矯爭出執而枯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伐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祭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六

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魍助之抽戈結袵而僞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國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鮒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係之書曰聖有慕勲明徵定休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國氏在懷叔虎之弟羊舌肸在襄公之側子不殺不祥乃在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實過則懼及淫人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九

刑優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矣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先之刑也

國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何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

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早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早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十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驪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驪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拔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觸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

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休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

緯史

卷八十七上

重

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年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

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故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年十六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開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山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

緯史

卷八十七上

重

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入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茲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

位矣若韓了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

繹史

卷八十七上

美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驪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收勒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今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令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國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貪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

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山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魏畧則行志假貨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辜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奉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有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國語子驪宣子曰吾馬救果多矣甚潔

繹史

卷八十七上

美

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驪果乘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矣國語子驪宣子曰吾馬救果多矣甚潔
左傳二十晉祁勝與郤斌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襲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念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室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綱目補遺食生叔向之母之往及室聞其聲也

羊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能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饒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饒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覓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天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入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

繹史 卷八十七上

羊

繹史 卷八十七上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聞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屈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天